第3期

Arab World Studies

No.3

地区政治透析

中东社会转型中的政党政治*

易小明

摘 要:政党竞争是政治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相关状态反映了某一国家或地区政治生活的真实状况。阿拉伯革命之后中东地区政党竞争开始出现,但随之而来的是诸多消极表现。中东政党竞争中的困境是社会意识、政党发展程度、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以及外部干涉等多种因素互相影响的结果。由于这些因素将长期存在,因此中东地区的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关键词:中东政党;政党竞争;中东剧变与转型

作者简介:易小明,博士,中央编译局马研部世界政党政治研究处助理研究员

(北京 100032)。

文章编号:1673-5161(2014)03-0096-12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码:A

* 本文系中共中央编译局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003)的阶段性成果。

政党竞争 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狭义的政党竞争指的是在国家权力机构选举过程中,各个政党自由提出政策纲领、制定选举政策、组织竞选活动彼此对抗以赢得选举、获得政权等各项活动的总合。广义上,由于政党活动的最终目标在于获得执政权 因此政党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可归于政党竞争

在长期的研究中,政党竞争被几近等同于政治竞争。实际上,参与政治的团体并不局限于政党,政党竞争仅仅是政治竞争中政党参与的部分。考虑到长期以来中东地区政党并不发达,其他政治力量,如政治伊斯兰、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政治活动往往更为活跃,因此指出两者之间的区别十分必要。

James Jupp, *Political Parties*, Routledge Library Editions: Political Science, Vol.54, Routledge, 2010, pp.1-5.

的范畴。从该意义上说,政党竞争涵盖了政党平时的政策宣传、选举竞争以及 非选举时期在野党和执政党之间的对抗。

在中东地区,虽然许多国家在中东剧变前已经实行了多党制,但是除了统治者御用政党之外,其他政党无法通过选举获得政权,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政党竞争并不多。 剧变之后,随着埃及、也门、突尼斯、利比亚等国专制政府的倒台,以往的在野政党能够自由活动,并参与政权的竞争,政党竞争才真正开始出现。不过,与此同时中东政党竞争立刻展现出其消极的一面,例如,在政党竞争过程中出现政府官员被反对党绑架、政党对抗导致国家政局动荡、政府改组乃至军事政变等现象。中东多党制是中东国家模仿西方政治制度的产物,但在现实中政党制度却并没有成为中东国家走向民主、稳定、繁荣的基石,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一、社会意识与政党竞争

政党竞争状态和各国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东地区,两大社会意识对政党竞争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其一,由于政党成为现代国家各政治力量执政的必要途径,政党活动和政治权益联系在一起,但在中东地区,由于各国市民社会普遍不太发达,国家观念较为薄弱,传统政治因素,如部落和宗教派系对现代政党造成了重大影响,容易诱发不良的政党竞争;其二,如何处理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在该问题上,伊斯兰行动主义(原教旨主义)和伊斯兰现代主义出现了严重分歧,由于两派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差异,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党之间往往难以合作,容易造成恶性政党竞争。

(一)传统政治因素对政党的影响

部落和宗教是对政党政治行为构成影响的最重要的两个社会因素。由于中东地区的历史传统以及统治者的需要,部落和宗教依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对中东地区的政党竞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1.部落。中东地区许多国家被称为部落之国,这不仅仅是因为各国部落众 多,更因为部落已经和国家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有些国家,部落是政党重

参见刘邦凡、刘莹,刘乃都:《浅析政治谣言在西方政党竞争中的运用》,载《学习论坛》2011年第6期,第49页。

[&]quot;政党竞争"中"竞争"的表现形式以及内涵,参见[意] $G \cdot 萨托利著,王明进译:《政党与政党体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299 页。$

要来源之一。由于政党建立在部落基础上,它为某一部落服务也必然招致其他部落的抵制,因此,政党的国民代表性受到严重制约。与此同时,中东地区部落关系复杂,冲突不断。历史上各国统治阶层对部落分而治之的政策造成了部落之间的严重对立和敌视,并由于政权更迭中的"复仇"现象而被强化。 政党和部落联系过于紧密是导致中东剧变后新生政权政党竞争恶化的原因之一。

2.宗教。在中东阿拉伯地区,政党都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不仅伊斯兰政党,如也门改革集团规定《古兰经》和圣训是立法之本,即便世俗政党也都将伊斯兰教和《古兰经》作为政党主要指导原则。但宗教和政党联系过于紧密同样不利于正常的政党竞争。众所周知,中东地区的宗教冲突较为严重,宗教和政党的结合致使宗教派系冲突延伸至政党活动中,并因为统治者分而治之的做法而加剧。在中东地区,凡有宗教性政党参与的政党竞争往往都呈现极端的形式,这种竞争或者以一方彻底被消灭而结束,例如叙利亚什叶派穆斯林政权取缔镇压逊尼派穆斯林组建的叙利亚穆兄会,致使后者成为反阿萨德政权最坚定的政治力量之一;或者统治者干脆根本杜绝这种竞争的出现,例如沙特等逊尼派穆斯林政权根本不允许什叶派建立政党和其他政治组织。

(二)国民在国家发展道路认知上的割裂

谋求国家的发展和强大是中东各个政党所共同面对的问题,长期以来,在 关于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伊斯兰现代化运动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并对中东政党制度造成了深刻影响。

伊斯兰复兴运动产生的背景是历史上伊斯兰世界早期扩张时的荣耀以及近代被西方殖民时的屈辱,其世界观的核心是认为伊斯兰世界的衰落源于其背离了伊斯兰正道,个人和社会生活的伊斯兰回归才是治世良方。而世俗现代主义则认为,由于穆斯林社会的衰落和失败是由于穆斯林社会自身的软弱,因此要恢复穆斯林社会的荣耀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改革,削弱宗教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影响力。

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世俗现代化运动同样谋求伊斯兰国家的发展,但在对宗教与现代化发展关系的认知上则完全相反,建立在两种不同治国理念上的政党,即政治伊斯兰与世俗政党之间的分歧也就显而易见,并对中东政党竞争造成了重要影响,如世俗政党始终对政治伊斯兰持怀疑和排斥的态度。在专制时代,

如利比亚内战,它就放大了传统敌对部落之间的矛盾。"Tribal Rifts Threaten to Undermine Libya Uprising", NY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11/08/14/world/africa/14libya.html?_r=1&scp=2&sq=libya&st=cse.

同处于反对党地位的世俗政党与政治伊斯兰之间的联系便很有限,世俗政党甚至默许和支持专制政权镇压政治伊斯兰。中东剧变后,政治伊斯兰上台执政立即引发了世俗政党的警惕,世俗政党对伊斯兰政党政府政策中任何潜在的宗教因素都非常敏感,并极易发起对抗。在埃及和突尼斯,在伊斯兰政党赢得选举后,各世俗政党为了对抗政治伊斯兰迅速整合,分别成立了"全国拯救阵线"(埃及)"保卫突尼斯联盟"和"人民阵线"(突尼斯)等,不仅对政府在具体政策和议题上提出抗议,并直接质疑伊斯兰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要求后者下台,拒绝与执政党妥协、合作。

目前,在世俗政党的压力下,中东国家由伊斯兰政党主导的政府面临严峻考验。不过,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中东地区,特别是在贫困和农村人口中仍拥有大量坚定的支持者,伊斯兰政党作为中东地区主要的政党类型之一将在中东政坛长期存在,两类政党之间的斗争始终是中东政党竞争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政党制度和政党竞争

政党竞争能否保持适当的水平,和政党制度发展程度相关,而这又取决于国家整体政治发展水平。虽然中东实行多党制的历史较长,但是长期以来受独裁政治影响,中东政党体制和相关政党并不成熟,这增加了政党竞争的不确定性。

1.多极化政党制度容易导致竞争的激化。G·萨托利在其著作《政党与政党体制》中描述了"极化的多党制"的政党体系,并指出,由于在该体系中拥有超过5或6个以上的政党,政党之间分化组合更加难以捉摸,政党更重视意识形态在选举中的重要性。 因此,即便是多党制传统悠久的西方国家,如意大利,"极化的多党制"成为政局动荡的诱因之一。而在中东地区,"极化的多党制"政党制度由于埃及等国《政党法》规定各政党纲领必须要有明显的差别,政党意识形态更加两极化。为了树立政坛中的形象,各个政党往往热衷于立场竞争,坚守各自核心意识形态,政党之间在出现意识形态分歧时难以达成必要的妥协。以埃及为例,穆尔西政府不顾反对派的强烈反对而坚持修宪委员会的组成以及宪法修改内容,因为它迎合了穆兄会传统支持者以及政治同盟萨拉菲派的需要;同样反对派顽固坚持伊斯兰政党的国家领导人下台,多次拒绝了政

[[]意]G·萨托利著,王明进译:《政党与政党体制》,第 184-208 页。

府和解的邀请。

- 2.党内民主缺乏,导致政策难以及时得到调整。中东政党党内民主问题严重,这不仅限于各国的"行政党"(administrative party),同样也包括绝大部分其他的反对党。在中东,许多政党建立之后,其领导人长期占据领导地位,他们重用亲信,排斥异己,压制党内不同的声音,因此也导致党的政策僵化,不能及时根据外部环境做出调整。中东革命后党禁放开也未能改变这种情况,政策主张一旦设定便很少能够从内部进行讨论,政党领导人很难及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政策调整。例如埃及穆兄会在短暂执政期间很少见到内部政策辩论的报道,并且在政策实际推行过程中很少见到策略上的变化。僵化的政党运作模式加剧了政党竞争的风险。
- 3.政党共存意识淡薄、政党人治化倾向不利于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作。 首 先,政党之间缺乏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一方面,由于专制政权压制,各国反 对党活动能力非常有限,无法对外进行有效的宣传;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中东 政党缺乏清晰、系统的政治理论,政党不仅难以获得民众的关注,同样也无法 破除其他政党的猜忌。政党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对政党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对伊 斯兰政党和世俗政党之间关系造成了不良影响。以埃及穆兄会为例,虽然近年 来穆兄会高级领导人多次表示接受普世人权,尊重宗教和政党的自由发展,但 是缺乏具体的细节和步骤,并在诸如妇女权益保护、沙里亚法律和国家制度的 关系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和规定,穆兄会一直没能破除世 俗政党的疑虑。 其次,政党之间缺乏进行沟通的动力。由于专制政府的压制, 中东政党活动能力有限,限制了政党理论水平的发展,并进而造成中东一般性 政党(除伊斯兰政党以外)民众基础薄弱的现状。为了维持政党的生存和实现 政党领导人的私利,许多政党纷纷停止对执政党的批评转而与之合作,因此在 野党之间的合作也就失去了意义。纵观中东地区的历史,只有少数几个政党实 施了联合,如也门联合会议党 (The Joint Meeting Parties, JMP), 有些国家仅仅 建立了松散的政党联络机制,如突尼斯"10·18运动"。在中东,各国反对党之 间的联合并不积极,大规模的政党合作并不存在。
 - 4. 政党参政水平与其成熟度不相匹配。一般而言,执政党总是希望凭借执

Salaheddine Jourchi, "Tunisian Political Parties,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ilemma of the Political Regime", in Saad Eddin Ibrahim and Kay Lawson (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Volume V, p.107.

Emad El-Din Shahin,"Political Parties in Egypt: Alive, but not Kicking", in Saad Eddin Ibrahim and Kay Lawson 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Volume V, p.20.

政优势地位,推行其治国方略,推动国家发展,争取民心,以获得更多的选举胜利。而对于在野党而言,它们必然发掘执政党政策中的缺陷,以显示其独立性和先进性,以期在下次大选中获胜。适当的竞争是必需的,关键在于如何控制竞争的烈度。即一方面,在野党如何看待竞选的失败以及执政党推行的与其理念相背的政策;另一方面,由于执政党占据了更多的行政资源,执政党是否愿意淡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

亨廷顿曾指出:"政党和政党体系的稳定和力量,取决于其制度化水平和参政水平。高水平的参政和低水平的政党制度化相结合,就产生政治混乱和暴力。"由于缺乏民主传统,面对突如其来的开放式选举,无论是执政党或在野党,都不太适应突如其来的权力和竞选的失败,因此往往采取忽视或敌视的态度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埃及为例,作为执政党,穆兄会在面对全国拯救阵线对宪法修改委员会的组成、新宪法草案的激烈批评时,几乎没有任何妥协;而国民拯救阵线也在国家濒临失控时多次拒绝了穆尔西提出的对话请求。

三、军队和政党竞争

中东地区的政党竞争除了呈现出易激化,难调和的特点之外,它还呈现出另外一种状态,即政党竞争的"突然死亡"。即,政党竞争往往在激化后短时期内被外力强势干预,相关政党乃至多党体制被取缔,政党活动被禁止,政党竞争被终结。在中东地区导致扮演政党竞争"突然死亡"的往往是各国的军人集团。由于该地区的专制传统,中东各国的权力机构中并没有形成西式权力制衡体系,军队是各国能够干预政党竞争最主要的力量之一,军队的介入对政党活动和政党竞争造成了重要影响。

(一) 军队干预政党竞争的背景

军队具备干预国家政治生活的能力。在中东,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较高,并作为"超政府力量"存在。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出于统治的需求,各国统治者都注重军队建设,军队在国家政治结构中被赋予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由于经历了多次中东战争的洗礼,军队被视为国家的保护神,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也较为崇高;再次,历史上许多中东政权的建立本身即是革命或军事政变的结果,军人一旦掌权便组成各类"革命委员会"事实上掌握了国家最高

[[]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张岱云等译:《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33 页。

权力,凌驾干其他政府机构之上。

鉴于中东政党力量普遍薄弱,军队的态度对政党竞争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虽然如此,军队的干预仍需要特定的时机。军队对政党竞争的表现和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时期。首先,在政权更迭过程中,军队的倾向决定了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中东剧变中埃及和突尼斯军队的态度成为两国政治反对派与穆巴拉克民族民主党、本·阿里宪政民主联盟竞争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其次,在政局恢复稳定之前,军队对政党竞争干预同样积极且有效。中东地区由于政党数量过多,政党发育不成熟,党禁放开容易造成政党竞争的失控,并造成执政党官员被反对党绑架、谋杀等极端案例。 这一时期,军队往往借口调和政党竞争或维持社会和国家稳定,更为频繁地介入政党竞争。例如,在埃及、土耳其等军事力量统一的国家,军队主动通过公开讲话、最后通牒等形式对政党活动或执政党政策提出要求,直至实施军事政变取缔政党,终止一切政党竞争;在利比亚等缺乏统一国防力量的国家,民兵和游击队则成为各政党实行竞争的工具,参与并实施绑架或谋杀等极端行为。因此,总体而言,军队干政的可能性和国家政权的稳固程度成反比。

(二)军队的政党偏好

除了受国内政局整体态势的影响之外,在中东地区,军队的政党偏好在其干预政党竞争的行动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军队对世俗政党左右翼的看法并无特别,军队的态度主要体现在政治伊斯兰和世俗政党之间的竞争中。总体而言,由于军队对政治伊斯兰持消极态度,相比于世俗政党,伊斯兰政党为首的政府更容易遭受军事政变的风险。

军队对政治伊斯兰的负面看法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首先,法律的要求。就目前而言,政教分离已经成为中东地区的主流,例如土耳其、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也门、阿尔及利亚、黎巴嫩、阿联酋、巴林、科威特等国都完全或部分实现了政权机构和伊斯兰教的剥离。不仅如此,部分国家还严格限制伊斯兰政党的存在,如土耳其1926年刑法第163条规定"不得组织以宗教或宗教情绪为基础的政治社团"。其他国家,如埃及等,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宗教色

[&]quot;Libya PM Zeidan's brief kidnap was 'attempted coup", BBC,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frica-24496357.

陈德成主编:《中东政治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29-232 页。

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435 页。

彩浓厚的政党存在,但相关政党往往无法通过政党登记和审核,事实上也不存在合法的宗教政党。 因此军队对政治伊斯兰的排斥符合宪法。其次,西方的影响。长期以来虽然中东国家国民素质整体水平欠佳,但专制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军人,特别是军官阶层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或者西方的培训,视野较为现代,而彼此国力的巨大反差使其更易接受西方世俗主义做法,自觉排斥宗教对于政治的影响。因此,正是由于军队对政治伊斯兰的怀疑和否定使得政治伊斯兰和世俗政党之间的竞争朝对前者不利的方向发展,当二者之间的竞争出现失控时,军队往往成为伊斯兰政党的终结者。

四、西方和中东政党竞争

政党的组建意味着派系的产生,因此政党在诞生之初受到许多政治家的质疑,其中之一,正如华盛顿所言,政党竞争容易成为外界干涉的工具。 华盛顿的忧虑不无道理,在当代,弱势的政党状况为西方国家干预中东政党竞争提供了条件。虽然西方国家干预中东政党竞争的目的是一致的和连贯的,即维护西方在中东地区的利益,但是,由于中东各国国情以及与西方的关系不一,因此,在目的的实现途径上也往往会产生差异,这种差异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得到了体现。西方种种矛盾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促成和加剧了中东政党竞争的混乱局面。

(一)营造"民主"土壤,促进中东地区政党发展

鉴于中东地区复杂的国际形势,维持中东地区的稳定成为维持西方利益的重要前提。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尽管学界对此尚有分歧,但是它却迎合了西方干涉别国内政同时粉饰其道德形象的需求,已广泛为西方国家领导人所接受,民主和善政(good governance)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交往时的重要内容。西方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东地区的政党发展,促进了该地区的政党竞争。

首先,西方在与中东国家交往时的"民主"诉求拓展了该地区政党活动空间。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自美法等国宣布将对非援助与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挂钩以来,在西方政治和经济压力下许多中东国家放松了对政治反对派

埃及军政府主导下的新宪法修正案再次规定"政党不得建立在宗教基础上"。"What's New in Egypt's Draft Constitution", *BBC*, http://www.bbc.co.uk/news/world-middle-east-25204313.

[[]美]乔治·华盛顿著,聂崇信等译:《华盛顿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19-320页。

的控制。 如阿尔及利亚、也门宣布放弃一党制,实行多党制;埃及、突尼斯、 叙利亚等国放松对其他政党的控制,并向其他政党提供财政支持;约旦、科威 特等君主国家也解除党禁,允许国内存在政治组织。西方的做法掀起了中东政 党发展的一波高潮,短时间内西亚北非地区出现了 400 多个政党。

其次,西方直接向中东地区的政党提供资金支持。例如,西方国家不仅是中东国家海外流亡政党主要的资金资助者,西方国家同样也直接向各国国内的政党提供资金支持,仅2010年美国就在也门资助了20多个社会改革项目。

再次,西方还对中东政党进行能力培训。目前,西方在中东地区建立了大量的所谓"民主"培训机构,邀请西方政府官员或专家等对中东青年和政治精英进行专门培训。以埃及为例,2011年4至12月,美国全国民主研究所就在埃及开展了739次短期培训,包括政治运动、选举组织、新媒体技术使用等各个方面。西方的培训增强了中东政党的活动能力,并获得了认可。例如埃及"4月6日青年运动"领导人巴希姆·法希特(Bashem Fathy)就指出,西方组建抗议联盟的训练对于埃及的革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为控制中东的政党竞争而限制政党竞争

客观上西方的做法的确推动了中东地区政党政治的发展,但是由于西方的最终目的在于保障西方的地区利益,因此,当中东地区政党竞争不符合西方利益时,西方往往通过多种方式,限制政党竞争,或者干预政党竞争的最终结果,对中东政党竞争造成了不良影响。

第一,限制伊斯兰政党,影响宗教政党和世俗政党之间竞争的最终结果。

表面上,西方认为宗教政治影响力的扩大容易造成社会的分裂,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但根本上西方认为政治伊斯兰上台执政有可能损害西方的利益。政治伊斯兰的政治思想来源于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复兴运动产生于中东地区被西方殖民侵略的历史,根本主张在于根据本地区的特殊性实现国家和民族复兴。因此,它反对适应论,谴责穆斯林社会的西方化和世俗化,强调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自足性。与此同时,伊斯兰复兴运动还认为,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伊斯兰世界的所有试验都是失败的,伊斯兰教才是伊斯兰世界发展

http://www.nytimes.com/2011/04/15/world/15aid.html?_r=1&partner=rss&emc=rss&pagewanted=all.

104

高晋元:《多党民主化在非洲的发展》,载《西亚非洲》1994年第5期,第8页。

周应:《西亚北非地区政党政治新特点》,载《当代世界》2001年第7期,第38页。

王震:《"阿拉伯之春"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6期,第15-16页。

Ron Nixon, "U.S Groups Helped Nurture Arab Uprisings", NYTimes,

新的道路。 因此,政治伊斯兰对于西方的威胁不仅仅在于违背了西方"政教分离"的政治模式,它更是对西方民主模式乃至西方文明总体性的批判。政治伊斯兰上台执政及其政治经济上的成就即是对西方发展模式的否定,从此西方将彻底失去影响中东国家的道德基础。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有意忽视了政治伊斯兰的存在,西方国家几乎排斥所有的政治伊斯兰,拒绝承认其合法性。 更有甚者,西方直接干预中东地区的政党竞争,阻止政治伊斯兰执政,或者鼓励和怂恿该国其他政治力量推翻政治伊斯兰政权。以埃及为例,在穆兄会和世俗政党的对峙中,西方偏袒反对的世俗政党联盟,一味要求穆兄会政府保持克制,并指责穆兄会维持国内政局稳定的各种措施;2013 年埃及军事政变之后,西方对埃及军方的批评一直轻描淡写,数月之后美国务卿克里访问埃及绝口不提军事政变,反而表示将和军人临时政府发展友好关系。

第二,资助亲西方政党,竭力控制中东政党竞争的走势。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即通过影响和操纵政党竞争的走势,组建亲西方政权,进而维护西方利益一直是欧美国家擅长的伎俩。为此,西方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操作模式,如公开表示对亲西方政党的支持,并向其提供竞选资金和技术支持,诋毁反西方政党及其领导人、质疑或否认对西方不利的选举胜利,或者直接出台援助或制裁方案等对目标国民众威逼利诱等等。西方在中东也同样如此。以埃及为例,穆兄会在执政期间始终没有争取到西方以及国际组织的经济援助(有些虽然口头承诺,但是一直拖延没有支付),从而导致埃及经济和就业形势长期难有起色,另外美国总统和高官始终没有接见穆兄会政府官员,客观上削弱了穆兄会政权的合法性,加速了穆兄会政府的垮台。

在理想的状态下,西方国家希望能够实现利益,并实现西式民主。但现实中西方国家将面临多重抉择,一方面,中东国家政府可能并不民主,但却能保

[[]美]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89 页。

Michael Emerson and Richard Youngs," Political Islam and 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in Michael Emerson and Richard Youngs(eds), *Political Islam and European Foreign Polity: Perspectives From Muslim Democrats of the Mediterranean*, Brussels,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2007, pp.1-12.

Courtney Subramanian, "Kerry Returns to Egypt to Mend Strained Relations", *Time*, http://world.time.com/2013/11/03/kerry-returns-to-egypt-to-mend-strained-relations/.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竞选顾问,并对外输出。

证西方的利益;另一方面,推行西式民主未必能够保证西方的利益。在"西式民主"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中西方的政策难免出现矛盾,致使西方一方面推动中东地区政党的发展另一方面却限制中东政党竞争的正常开展。

五、结语

实行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标志着多党制的开始,不过它距离政党制度的成熟尚有一定的差距,当前中东政党竞争中显示出的种种极端现象真实反映了中东地区政党制度的发展状况。中东政党竞争中极端现象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在意识形态上,民众受到宗教、部落等多种传统政治因素的影响,国家意识淡薄,造就了中东地区极端型政党体系,而国家发展道路选择上的差异,造就世俗政党和宗教政党之间深刻的矛盾。其次,政党本身发育并不成熟也为政党竞争带来了负面影响,政党既无能力也缺乏动力进行沟通,政党间联系缺乏,因而也缺乏必要妥协精神。再次,政党竞争还受到其他政治力量的干预,在国内,军队有着强烈的政党喜好,在外部,西方国家为了维护其利益也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对中东政党竞争实施干预,它们尤其对世俗政党和宗教政党之间的竞争产生重要影响。总体而言,中东政党竞争是地区和国家内部意识形态和具体利益碎片化和西方干预共同的结果,政党本身并非政党竞争最终状态的决定力量。因此,在短期内中东政党竞争中的混乱状态仍难以改变。

Party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Social

Transformation

YI Xiaoming

(Yi Xiaoming, Ph.D, Research Assistant, Marxism Research Department,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bstract Party competi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modern political activity, reflecting the living political conditions of a country. After the Arab Spring,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repressive regimes, the real party competition begins in several Middle East countries, while the side effects of it appear. Due to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the ripe extent of political party, and other political forces of the domestic and the external of the middle east area, the chaos of the party competition will last for some years.

Key Words Political Party; Party Competition; Middle East Upheaval and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杨阳)